

面纱裡的歌

MIANSHA LI DE GE

朱世耀剧作散文集

ZHU SHIYAO JUZUO SANWEN JI

朱世耀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面纱裡的歌

MIANSHA LI DE GE

朱世耀剧作散文集

ZHU SHIYAO JUZUO SANWEN JI

朱世耀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纱里的歌：朱世耀剧作散文集 / 朱世耀著. —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84-0102-9

I. ①面… II. ①朱… III. ①剧本—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2263 号

面纱里的歌：朱世耀剧作散文集

著 者/朱世耀

责任编辑/吴昌兴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华翔票证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7

字 数/322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102-9

定 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1961 年在新疆共青团农场体验生活



1959 年参加西北五省第一届
戏剧观摩演出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工团演出
话剧《在那一边》，饰演苏力



1956 年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匈牙利
民间舞蹈“踢马刺”(右一)



1956 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演出苏联话剧《青年近卫军》剧照(左一)



1957 年在上海戏剧学院演出苏联话剧《他的朋友们》剧照(右一)



1955 年在上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慰问团演出中国舞蹈《哪吒闹海》，饰三太子(中间)



1992 年戏剧创作中



部分戏剧作品

序^{*}

叶 涛

近来看过《戏剧人生》《9.18大案纪实》《雪震》等电视剧,深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生命力还是很强。十年左右的文艺思想、创作方法方面的争论已经渐渐平息下来,提倡主旋律与多样化结合已形成大势。而先锋派作家照样可以按他们的观念去写戏,不过气势已经不大了。公开反对反映论的论调也已少见,在这种气候中,朱世耀出版了他的剧作集《面纱里的歌》,要我为他作序,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朱世耀正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

坚持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这本剧作集的基本美学原则,这与朱世耀深受中国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影响;受五十年代苏联文学、戏剧创作熏陶有着密切关系;也和他几十年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直接有关。这里有六个剧本,既展示出他的艺术创作轨迹,也反映着他的生活经历。《鲜红的其曼古丽》和《面纱里的歌》把我们带进他工作过多年的新疆草原和戈壁滩。他曾经走遍天山南北,深入荒凉的军垦农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这两个剧本是他这一段生活道路的艺术结晶,饱含着他对新疆少数的民族的深情和对军垦战士的热爱。《消逝的山村》是反映环保工作中情与法的斗争的佳作,朱世耀自己就曾被下放到类似剧中的偏僻小村中长期经受过磨难。所以剧中充满着细节真实,主要角色颇具典型性。着意描写整顿党风的剧作《春归》是朱世耀深刻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党风不正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负面影响后提炼而成,没有说教,一点也不概念化。复杂的人物关系,历史和现实交织,充满激烈的情感冲突,非常真实动人。

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坚定信念是正确地反映生活。但只有信念而缺乏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大量的生活素材积累是不可能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的,朱世耀正好将这二者兼备而又结合在一起,于是佳作迭出。

这些作品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益,这些作品是优秀的,是能鼓舞人奋起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

我认为对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应予褒扬。

同是现实主义作家,因个人创作个性不同而不同,曹禺与老舍之间的区别是

* 此文为1995年5月出版的作品选集《面纱里的歌》的序。叶涛,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大百科全书戏剧理论分支副主编。

很明显的。朱世耀平日为人坦荡、热情、乐观，他的作品因此而质朴、明丽、富有激情和幽默感。创作上他从不趋时，从不媚俗，他以对生活的积极观照态度，让思想性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文笔流畅，语言机智，看来平常却发人深省。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他都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启示。

《消逝的山村》最后一个镜头，在应山村村民因不听梁生的劝告，在大雨中打开砒霜仓库想抢运进山洞而大批人急性中毒；应山红也因肺癌进入晚期而吐血入院不治身亡之后，上级派来的治理大军开进山村时，梁生对女记者深情地说出最后一段对白。

“带着亲人的嘱托，带着这血的教训，我们一定会治理好应山村的山山水水，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

预示着光明的将来，宣告着治理环境的决心。这正是朱世耀自己的心声。而这是一个大悲剧的结尾！

社会主义的悲剧应该能激发起人们的斗志，坚定地踏着前人的带血的足迹，走上新的征途。仅仅使人同情和怜悯不是我们写时代悲剧的目的。朱世耀的乐观精神不但在喜剧中流泻不止，而且在悲剧中也时时使人振奋起来。主角梁生年轻时曾下放到应山村务农，因资本家的家庭成份被整得死去活来。他因病坚持上工，昏厥滚落山腰灌木丛里，被一个好心村姑山红救回家中。民兵队长要批斗“牛鬼蛇神”，八代贫农山红娘急中生智：

“我们家孤儿寡母的，今天我就收下他当儿子，他就算是我亲生的，这一下他的成份就改了。快叫声妈！”

多么朴素的感情，多么深切的母爱，对一个受家庭成份牵累的大学生是没法形容的温暖，而在偏僻山村中这招还真灵。悲剧中这样一个情节很可能引起观众会心的笑声。朱世耀尊重生活，它明显地是从生活中来的；同时作者也在此表达了自己真切的感受：他也因出身成份而遭受过不幸，但他达观地对待生活，不论处于什么逆境，都乐呵呵地适应过来，始终相信共产党，相信群众，这里正好鲜明地表达出朱世耀的创作个性。也可以说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他艺术创作中的集中表现。

朱世耀很动感情地说过：“这些剧中的情境、人物都是我能切身感受的，他们在特定情境中思想感情怎么变化，怎样的表情，该说什么做什么怎样做，我都能掌握自如。如果让我去写那些我不熟悉的生活，不熟悉的人物，就很难写好了！”

他说得很对，很好。这正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所应说、所能说的美学观点，我认为要特别注意他说的“能切身感受”，因为作家在生活中能切身感受到的体验和顿悟，就莫不带上了这位作家自己个性的烙印。当他写作时，他想象中的人物性格、行为、情感、历练，都不可能脱离他的原始积累，总是在他脑际产生他所切身感受过的种种生活形象，经过改造、提炼而最后定型的剧中角色性格形象，也就是他本人能切身感受的了。

朱世耀在新疆生活多年,他对那里的一切都充满着留恋和怀念。他在写汉族人生的剧本时,也常与新疆联系起来。譬如《春归》,他把主角项群规定为“反右倾机会主义”时被下放到新疆,二十年后又落实政策回到京江的市委书记。项群出现在荧屏上的第一个镜头就让人感到是一个“五十开外的新疆老乡从软卧车厢下来散步”。辛玉兰的亲生女儿红柳是在新疆长大的,千里迢迢来到京江。朱世耀似乎深信:经受过新疆风沙洗礼的人都会变得更坚强。这是朱世耀在新疆时接触到的部队首长、战士、少数民族老乡、能歌善舞的姑娘、拖拉机手等善良、诚实的人们给他留下的永远抹不去的深刻印象造成的生活信念。《鲜红的其曼古丽》表现了汉族与维吾尔族人民间的血肉情谊;《面纱里的歌声》描述旧社会让古再丽戴上面纱不再唱歌,新社会让她揭去面纱重新放声歌唱。新疆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朱世耀的剧中是颇具特色的戏剧背景,这些剧本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了他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了他的创作个性。

朱世耀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他懂戏,他懂观众,所以他的剧本有可读性,演员有可演性,观众有可看性。他的剧本很注意戏剧冲突的布局和深入挖掘。他主张剧本要有“结构美”。他注意安排悬念,从造成悬念,发展悬念,故意搁置悬念,到悬念的解开,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春归》中的父子、母女、恋人等复杂关系的逐步揭开造成很多悬念。文化局长错误地处理严重抄袭红柳的剧本事件造成贯串全剧的戏剧冲突。戏是一环套一环地进行着,观众不看到最后结局是不会离开剧场的。因此,朱世耀的剧本几乎是个个打响,没有空炮。

朱世耀的创作路子比较广,话剧、戏曲、电影、电视剧他都能写,而且写得好。这样的作家不多见。

朱世耀还挺注意镇江的地方特色,《酸歌甜妹》讲的是镇江特产镇江醋生产厂家的故事。据了解朱世耀目前正在创作一个反映镇江大港欣欣向荣的剧本。

现在是作家们大显身手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涌现出多少社会主义新人,发生着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有待创作者们去真实地反映,朱世耀刚近花甲之年,身体健康,精神畅快,文思活跃,笔下勤快,还正是写戏的好时光,我期待着他在这本剧本集出版后,继续努力,再接再厉,过几年再出另一本剧作集。

1994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面纱里的歌 / 1	
消逝的山村 / 34	
酸哥甜妹 / 66	
鲜红的其曼古丽 / 100	
春 归 / 141	
望子成龙 / 164	
论戏剧“悬念” / 213	
浅谈编剧技巧——“节奏” / 219	
深情的怀念 ——忆朱端钧老师 / 222	
生死乡恋 / 224	
在灿烂的阳光里 / 226	
古尔邦节的歌舞(新疆风情之一) / 228	
新疆·瓜果之乡(新疆风情之二) / 230	
大漠无人城(新疆风情之三) / 232	
沙枣花(新疆风情之四) / 234	
“塔里木”的故事(新疆风情之五) / 236	
夺回青春年华的人们——有感镇江市老年大学 / 239	
不能忘怀的记忆——和艾青在新疆相处的日子 / 242	
镇江,我为你祝福 / 245	
父亲的故事 / 247	

将军,生死乡恋 / 250

生命之路——赞南山绿道 / 252

我的外婆 / 254

附录1 朋友色调 / 256

附录2 小皮球看镇江 / 257

后记 / 259

面纱里的歌

(电影文学剧本)

人物表

依不拉音	维吾尔族民间老阿肯(歌手)
玛依诺	依不拉音之妻,维吾尔族夜莺(歌手)
古再丽	玛依诺的女儿,维吾尔族夜莺(歌手)
阿扎特	歌舞团作曲家,维吾尔族
乌买尔	歌舞团演员,维吾尔族
达吾提	歌舞团团长,维吾尔族
娜丽汗	民间舞蹈爱好者,维吾尔族
麻木提	牧民,维吾尔族
多勒昆	司机娜丽汗的哥哥,维吾尔族

(1) 草原 拂晓

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坐在马车上,像幽灵似的唱着一首凄楚的歌,在迷漫的晨雾里时隐时现,由远处飘浮而来。

推出片名,《面纱里的歌》。

一群起早割草的哈萨克牧民,听到歌声胆战心惊,女人们躲到男人的身后,男人们如临猛兽、紧紧握着刀。

身材魁梧粗壮的麻木提更为紧张,一个妇女轻声地在他耳边说:“麻木提,你说的那个玛依诺的鬼魂又在唱啦。”

麻木提向着晨雾迷漫的天空虔诚地跪下:“真主啊,保佑可怜的玛依诺吧!”

所有割草的牧民都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

幽灵在晨雾里飘浮,隐约的歌声在回荡。

(2) 毡房里

阿扎特正在构思着一首乐曲,他面对半支蜡烛,蜡泪继继,一首音乐旋律在脑海里回响……他灵巧的手不断在琴弦上弹奏、在五线纸上写着乐谱,乐曲透过毡房在草原上飘荡。

就在这时草原上飘来了幽美、亲切、动人心扉的女高音歌声,这首歌在他听来是这样熟悉、甜美、亲切,歌和阿扎特的琴声浑然一体……

(3) 草原 晨雾里

那个戴面纱的美丽姑娘在草原深处、浓雾飘浮的地方歌唱，她像鬼魂又像仙女或隐或现渐渐飘向远方。

(4) 毡房里

阿扎特无比惊喜的眼睛，他的心声：“这是古再丽的歌。”他放下琴冲出毡房，跳上马背向着浓雾深处奔驰而去。

(5) 草场边

阿扎特从浓雾里钻出来、跳下马向这群正在祈祷的姑娘急步走来：“老乡！”

姑娘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哇”的一声，抱成一团。

阿扎特走近她们：“你们刚才听见一个姑娘的歌声吗？”

姑娘们抬头看了看他，点了点头。

阿扎特：“她是谁？”

正在祈祷的麻木提微微地抬起头：“她是夜莺玛依诺的鬼魂在唱歌。”

阿扎特吃惊地：“什么，鬼魂，玛依诺的鬼魂？”他牵着马疑惑地向浓雾深处瞭望，慢慢地向前走去。

(6) 树林 墓地

浓雾里，阿扎特牵着马，迎着隐约可闻的歌声急步走去。他一脚绊在石碑上，原来这是一块墓碑，透过迷雾可见碑后一座残坟。他浑身一颤转身欲走，突然眼前的迷雾里仿佛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凶神，像是张开双臂要向他扑来，阿扎特抽了口凉气退了几步拔出匕首仔细辨认，原来是一棵砍了树梢的老榆树。他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歌声，亲切、甜美的歌声又从林子里飘来，他定了定神，牵着马急步走去。

歌声近，看见一个戴面纱的姑娘在不远的林间唱着歌，忽隐忽现地在迷雾里飘浮着。

阿扎特的心声：“是的、是的，只有古再丽会唱这首歌。”他不顾一切地奔上去欲抓住那个女人：“古再丽！”

戴面纱的幽灵猛然回头“哇”一声惨烈的尖叫，阿扎特毛骨悚然退了几步跌坐在地上。

一阵浓雾飘来，转眼间，戴面纱的女人随着浓雾消失了。

阿扎特惊恐，疑惑的眼睛。

(7) 依不拉音的毡房

麻木提急促的敲门声：“阿爸、阿爸！”

依木拉音打开门、不安地问：“怎么？”

麻木提：“听到了没有，玛依诺又显灵啦，她唱着动人的歌在草原上飘呀……飘呀，她总是跟着你、离不开你呀！”

依不拉音疑惑地：“……奇怪，我怎么从来也听不到呢？”他走出毡房望着

草原。

浓雾渐渐散去，散去……静静的草原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点声响。

依不拉音痛苦地呼喊：“玛依诺、玛——依——诺——！”

阿扎特牵马走来：“老乡，你是在呼唤夜莺玛依诺吗？”

依不拉音和麻木提警惕地望着这个陌生人。

依不拉音：“你是哪里来的？”

阿扎特：“我是边城歌舞团的。”

麻木提急上前：“你来干什么？”

阿扎特：“是歌舞团派我来找夜莺的。”

依不拉音和麻木提惊恐的眼睛。

依不拉音：“玛依诺不是早就死了吗？”

阿扎特：“我是找一只小夜莺，她叫古再丽。”

麻木提震惊的脸。

依不拉音惊恐地：“……夜莺……早就死啦！”转身急拉着麻木提进毡房。

阿扎特：“老大爷，帮助我们打听打听吧，现在已经解放了，歌舞团非常需要真正的夜莺，国家需要人才呀！”

“呼”的一声门关上了。

阿扎特站在门外恳切地：“老大爷，过几天宣传队要带我们歌舞团到草原来，请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们演出。

(8) 草原 夜

临时搭成的舞台上，挂着几盏汽灯把草地照得通亮。

台上正在演出维吾尔族舞蹈“葡萄架下”。

抒情优美的音乐，婀娜多姿的舞蹈。

台下燃着几堆篝火，照出牧民们赞赏、惊叹的表情。

一个好吃的巴郎（男孩）偷偷爬上舞台，伸手去摘布景上的葡萄。

乐队里吹笛子的小伙子乌买尔，用笛子在小巴郎的后脑勺上敲了一下。

台下，一阵哄笑。

小巴郎吃惊地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跳下舞台。

音乐在继续、舞蹈在进行。

(9) 观众席里

麻木提像一尊巨塔，在抒情的音乐声中渐渐地闭上眼睛打起了盹。

依不拉音完全被音乐、舞蹈陶醉了，他凝神观赏着。在他身旁坐着一位戴面纱的姑娘，透过面纱可以看见她那纯正无邪秀丽的脸，和一双明澈的大眼睛，随着舞台上的音乐伴唱，她的嘴唇在微微蠕动、她的心在歌唱。

舞蹈终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口哨声。

(10) 台上

阿扎特提着“热瓦甫”(维吾尔族的琴)走向台中。

报幕员:“下一个节日,热瓦甫独奏,‘啊,春天!’”

阿扎特拨动琴弦。

(11) 观众席里

戴面纱的女人全身为之一震。

(12) 台上

阿扎特正在用他灵巧的手指弹奏着欢快、明朗的曲调。

悠扬的琴声像天山上的雪水一泻千里,像天池的湖水醉人心腑。

(13) 观众席里

依不拉音激动的眼睛里噙着二颗泪珠。

戴面纱的女人用颤抖的手撩起面纱凝视着台上。(化)

舞台上那双粗壮的弹琴的手,化为一双带血痕的小手。

粗壮的手。

带血痕的手。

粗壮的手。

带血痕的手。

两双手同时在她眼前激烈地弹奏着。

带面纱的女人紧紧地闭上双眼,她轻轻地站起挤出人群。

(14) 草原

她无目的地向着漆黑的草原走去。

琴声阵阵在向她呼唤。

她频频地回头眺望着舞台上的弹琴人。

琴声阵阵。

……(回忆)

一个戴着破毡帽,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上流着血的巴郎(男孩)纯真地对她微笑,用他带血的小手为她伴奏着……伴奏着……

戴面纱的姑娘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唱起歌。(啊,春天!)

亲切、甜美的歌声飞到了舞台上上下下。

(15) 鸦雀无声的观众席里

吃惊的牧民们窃窃私语起来。

(16) 台上

阿扎特停住了琴屏息谛听,他激动地奔到台口急剧地摆动琴弦,为夜空里飘来的歌声伴奏。

台后的演员们惊奇地探出身子张望、倾听。

歌声阵阵……

(17) 观众席里

突然爆发出依不拉音惨烈的叫声：“玛——依——诺——！”

顿时观众一片混乱。

(18) 漆黑的草原

依不拉音朝着歌声的方向奔跑着，呼喊道：“玛——依——诺——！我的玛依诺，你等着我，等着我！”

星光下，依不拉音隐隐看到在不远的树下，站着一个酷似玛依诺身材的女人在歌唱，歌声充满了忧伤、痛苦和渴望……

依不拉音呆若木鸡，他睁大眼、张大嘴，凝视片刻，疯狂地扑上去抓住那女人的臂膀摇晃着：“玛依诺——！？”

戴面纱的女人惊恐地回身，拉住依不拉音的手，轻声地：“阿爸？！”

依不拉音惊愕地撩起女人的面纱：“是你？！……？”退了二步。突然他变得狂暴愤怒，举手“啪”地打了她一记耳光，颤抖地说：“你是哑巴，你是……哑巴！”说着他用尽全力推了她一把，近似怒吼地命令道：“快，躲开！”

姑娘惊恐、愤怒、痛苦的眼睛里闪耀着火花，她踉跄了几步，捂着脸消失在茫茫夜幕里。

几束电筒的微光。

依不拉音回头看，不远处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向这里奔来。

依不拉音突然跪在地上大声祈祷着：“万能的真主啊，保佑玛依诺吧！真主，降福给玛依诺吧！”

麻木提和歌舞团的演员及牧民们来到依不拉音身旁。

麻木提：“阿爸，你看见玛依诺的灵魂啦？”

依不拉音大声：“看见啦！看见啦！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唱着歌嘴角还流着血……”

麻木提：“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依不拉音：“天上……天上！”

一个头发银白的哈萨克老牧民伸起双臂：“乡亲们，跪下，都跪下，为玛依诺的灵魂祈祷吧！”

黑压压的一大片牧民全都跪下。

阿扎特痛苦地走出人群靠在大棵树旁。

团长达吾提和乌买尔走近。

团长：“阿扎特，你怎么啦？”

阿扎特像是自语：“……难道她真的死了，变成了鬼魂？”

乌买尔：“鬼魂怎么会唱歌呢？她一定没死。”

团长感慨地：“多好的歌手……一只真正的夜莺！”

阿扎特低头拨了一下琴弦：“夜莺……你飞到哪儿去了？”